

青团

□王春燕

时近清明，母亲琢磨着做两笼蒸团。蒸团即青团，取当季的野草剁碎，混入糯米团中蒸制而成，因其颜色翠青，故称“青团”。

每到清明时节，人们为了祭祖，总是要蒸几笼青团，做几屉清明粿。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到蒸团：“捣青草为汁，和粉作粉团，色如碧玉。”做青团和清明粿的用料差不多，糯米粉中一般加入的是鼠曲草，永康话叫“鼠”，也有用艾草的。鼠曲草有许多别名：“清明菜”“清明香”“毛耳朵”“佛耳草”等，具有化痰平喘、祛风解表之功效。艾草具有特殊的馨香，可散寒祛湿，安眠解乏。光看这两种草的功效，就让人联想到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湿寒之景。

今年清明前，母亲找到了另外一种做青团的草，永康话叫“蓬”，叶片细长，颜色青绿。浸泡在水中，一片片叶子就像古代的美女，软腰瘦肢，风情浅漾。我由此推断：眼前这“蓬”，跟“征蓬出汉塞”的“蓬”，肯定不是同一种草。边塞的蓬草可没有这样柔水一样的风情。

把被水浸透的“蓬”捞出来，沥干、捏实、剁碎，放入糯米粉中，加热水揉成团。母亲用保鲜膜把它盖住，以免粉团变冷后发硬，再接着炒馅料。将猪肉、春笋、雪菜切碎，加盐，下锅炒熟。三月的春笋弥漫着春天的清香，历经时间锤炼的雪菜自带咸甜一体的口感。猪肉是万能调和剂，清新和劲道这两种截然不

同的风格在猪肉的油脂中达成了和谐。一盆馅料就这样制作完成了。

馅和粉团合二为一的过程需要技术和耐心。我跟着母亲从粉团上捏出一小块，搓成小圆球，大拇指摁着中心点，另外四个手指包着圆球外围，一边旋转，一边按压，转成一个小碗形状。随即往里放一大勺馅料，再用虎口掐着“小碗”边沿，把碗口一寸一寸收回，顶端掐尖，一个蒸团就包好了。

我一对比，母亲包的团子浑圆饱满，我却包得扁平瘦弱。旁观的外婆直说：“你包得太小了，小家子气。我包一个给你瞧瞧！”于是，她也捏了一把粉团，放手中按压旋转。不一会儿，饱满的小碗形状就出来了，我马上就看出了区别：外婆做出来的小碗形状是宽口的、肥圆的，我做的却是窄口锥形的。母亲接着教我收口：虎口掐边的时候，手掌曲成拱状，边旋转边包外围，收完口就会发现团子是饱满的。

得到了外婆和母亲的“真传”，我终于做出了卖相极佳的团子。青团上笼，透过玻璃盖，一个个团子在蒸气中逐渐变绿，就像一夜春风吹醒了草原。出笼后，我迫不及待尝了一个。糯米交杂着“蓬”的清香，馅更是味道纷呈：笋的清甜、雪菜的咸甜，在糯米粉皮的包裹下更加浓郁突出。一口两口不尽兴，直到三个下肚，我才想起这道美食是有渊源的。

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当时有“仲春以

木铎循火禁于国中”的法规，于是百姓熄炊，“寒食三日”。“寒食节”就在清明前一两日，在此期间不能生火，只能提前准备好冷食。其中，清明粿和青团正是备受欢迎的食物。

还有一种传说：有一年清明节，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遭清兵追捕，被一位农民所救。但清兵在村里设岗，防止有人给李秀成送吃的东西。那位农民正发愁，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，滑了一跤，爬起来时只见手和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色。他心生一计，采了些艾草回家，洗净、煮烂、挤汁，揉进糯米粉里，做成一只只米团子。然后，他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，混过了村口清兵的检查。李秀成吃了青团，觉得香糯可口，后下令将士们学会做青团以充军粮。

后来，人们用青团祭祖。清代诗人张瑛在《吴门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相传百五禁烟厨，红藕青团各祭先。”而现在，青团更多的是被人们当作一种小吃，走进了日常生活，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，去享受美味。

从前，我认为用青团祭祖是怀念亲人的一种方式，现在却觉得，那是请已故的亲人尝一尝今年春天的味道。青团的“青”，是春天绿草的气息，是春风春雨春光滋生出来的绿色；青团的“团”，锁住了春天的味道，无论是三月春笋的鲜，还是芝麻红糖的甜，都是春带来的舌尖享受。

年年野草青，岁岁春味来。蒸一笼青团，祭祖先，怀过往，安现在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庚子清明祭父母

□杨倪忠

漫坡木荷映碧湖，含泪墓前父母呼。
纸花祭插悲旧忆，冷风拂面落残珠。
迢递亲魂归去远，追思恩情两共孤。
菊馨水清承美德，励教后人步新途。

江城子·清明祭

□胡潍伟

魂归故里梦还乡。
石阶凉，路悠长。
寂寞凭栏，举目问苍茫。
多少事非恩与怨，虽过往，怎相忘。
悲欢离合自无常。
忆徜徉，任由缰。
望断天涯，谁与诉衷肠。
说尽心中无限事，情切切，意徨徨。

清明托人乡祭有感

□应坚

香雪纷纷柳眼开，迷蒙春雨洒丘台。
高陵举目成苍莽，俯首思亲倍可哀。
冠疫未除难自己，亲朋拜托寄情怀。
愁丝一缕抛无际，坟头可有长新苔？

祭清

□舒启华

节逢三月正清明，祭祖子孙上墓莹。
绵雨不见人车闹，山中爆竹响连声。
添土思恩先辈德，挂青永续血亲情。
冥币张张烧万贯，炷香袅袅享太平。

庚子清明

□胡红专

细雨斜风伴落红，春寒面冷恻幽衷。
几多往事难追忆，泪眼看山山杳蒙。

七律·清明祭祖

□吕嘉兴

淅淅冷雨燕伤啾，瑟瑟寒风野径愁。
低矮坟茔寂寞绕，峥嵘岁月艰难忧。
燃烛烧纸情思涌，叩拜上香涕泗流。
敬意深深烟袅袅，虔诚快递天堂收。

临江仙

□王虎

庚子清明祭扫雨仁老师墓
雨细狮峰新叠翠，时光又近清明。
山花漫卷乱云平，一声长短句，一缕子规鸣。
小阁当年多少事，唯留风骨丹青，
波光剪取幻通灵，叩门当立雪，更记语叮咛。

清明犹忆外祖父

□吕永昌

临近清明，一直多雨，屋内潮湿不堪。难得碰上晴天，正好晒书，顺便收拾一下我那简陋凌乱的书房。没想到，竟意外找到散文《祭外祖父》的原稿。

手攥手稿，左右端详，这散文写于2003年的清明，文辞生涩却自有一番情意。外祖父过世已有二十多年，我不禁颇为感慨，他离开太久了，久得我的记忆渐渐模糊，久得我那年幼的孩子不知晓有过这个外祖父，这个给予他父亲年幼时最多温情的外祖父。

就让我时隔多年后再次提笔书写外祖父吧，以作纪念。

外祖父姓朱，名汉业，古山镇宁塘村人。村中老人说起外祖父，总是不外乎提及两点。一是外祖父其貌不扬，许是小时候生活条件艰苦、生过眼翳病的缘故，他的右眼是瞎的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偏偏娶了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当老婆。这事在村里被传为佳话。

有关外祖父的第二个谈资是他那“浑不吝”的人生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外祖父为了让老婆和孩子们吃饱饭，想尽一切办法赚钱，还跑到外地去做小生意，被人训斥、嚼舌根也不管不顾。正是靠着外祖父的“厚脸皮”，我的母亲在年少时没饿过一次肚子，外祖父早早就造起了不错的房子。

当然，这两点并不是我怀念外祖父的原因。旧时的农村，大家庭人口众多，加上物资匮乏，我的父母亲与祖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。我甚至不

记得祖父的模样，等十多岁了才见到祖母。年少的我早熟而又敏感，而让我感受到温暖的，正是外祖父母。小时候的寒暑假，我大半时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。我记得，外祖父从外地回来，拿出当时稀少的苹果，分给排排坐的我们表兄弟三人。我记得，外祖父大声吩咐外祖母给我们三个小孩备好热水，乐呵呵地看我们洗脚；我记得，外祖父高坐在八仙桌旁，笑眯眯地给我们夹菜……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。

后来，外祖父老了，生意交给舅舅后，便回家养老。他哪儿都不愿去，唯独喜欢来我家住，并不嫌弃老屋的拥挤。回想起来，那是怎样的神仙日子啊。白天，外祖父领着年幼的我去老人协会玩，下午，他牵着我，带我去馄饨摊，大快朵颐；傍晚，他和我悠哉悠哉地逛回家，而母亲已在家里备好丰盛的晚餐，这特意用来招待外祖父的美味自然一小半落到了我的肚子里。那样的日子，如同暖阳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外祖父有个哥哥，1949年去了中国台湾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回来探亲，送给外祖父一些新奇的礼物。其中有一件是日本品牌的便携式卡带收音机，据说价值上千元人民币，在当时绝对是高级玩意。外祖父特意来到我家，掏出这收音机递给我：“这玩意有什么用？来，给你。”

那时，我已是一名初二学生，知道这收音机的珍贵，知道其他表兄弟都渴望拥有这台收音机。我捧着收音机，手足无措。“你拿去玩吧！”